

庙会变迁及其动因研究

——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

曹大明

(厦门大学 民族学人类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作者简介]曹大明, 厦门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在分析湖南永兴汉三侯祠庙会变迁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了庙会变迁的动因。一是总的社会环境是庙会变迁的主要原因; 二是地方政府是庙会变迁重要的推动力; 三是地方非正式权力是庙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关键词]庙会变迁; 动因; 汉三侯祠

[中图分类号]G24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980(2007)06-0020-03

在学术界, 目前庙会是民间信仰研究领域一个关注的热点。全汉昇、顾颉刚、赵世瑜、朱小田等从庙会的变迁、庙会的经济、文化娱乐等功能对庙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1](第18页)]。但庙会变迁的动因分析有待深入。本文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个案, 对汉三侯祠的历史及其庙会变迁进行了分析, 旨在对庙会变迁的动因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汉三侯祠庙考

汉三侯祠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塘门口镇西河口村, 距县城 5.4 公里。西河口三面环水, 风景优美, 处在便江(耒水上游)和小江的交汇点上。西河口即古代的森口、森江口。

汉三侯祠建庙缘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的历史事件。据《职方典·郴州祠庙考》载“义帝祠, 在州旧学后。项羽徙义帝于郴, 弑之江中, 祠不知创始。按旧志, 宋绍兴间郡守重新之。元皇废, 郴县薄齐大有再修。明正统间知州袁均重建, 陈元明记。”^[2]同一页又载“三侯祠, 永兴桂东俱有汉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高遣来为义帝发丧后, 人义(议)之, 因祠焉。”光绪年间重修的《永兴县志》却载:“汉

三侯祠, 在县西十五里森江口, 旧志载汉高祖遣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舞阳侯樊哙来郴州为义帝发丧, 道过永兴, 后人义(议)之, 祀焉。”^[3]比较前后的史料可知: 来郴州为义帝发丧的人员前后不一致, 前面的颖阴侯灌婴到光绪年间就变成了舞阳侯樊哙,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民间对于汉三侯祠建庙有自己的看法。

汉三侯祠建庙时间不详, 至迟建于明宣德年间。乾隆壬午年重修的《永兴县志·艺文志》记载了明朝(宣德年间)大理少卿曹链的《森口客舟》:“二水交流古庙头, 往来多是旅人舟; 天风有力蒲帆烟……”^[4]。祠庙地点也经历了一定的变迁。汉三侯祠原先在西河口村的洲庄小组, 后在当地大族、士绅蒋海秋的主导下于清朝年间搬迁至西河口小组。搬迁后, 汉三侯祠逐渐从一个只有一间小房子的小庙发展成了影响较大的大庙。

二、汉三侯祠庙会之变迁

清代及清代以前未见记载汉三侯祠庙会的史料, 但从当时永兴庙会的情况可推知汉三侯祠庙会的情况。《永兴县志·风俗志》载:“城中各庙, 士民多因

事叩许戏文，随许随演。乡间有常额，一日至十日不等，或数年一举，谓保人民禾苗。届秋，立坛设醮，请梨园扮演，亦有演傀儡戏者。乡村各设有野庙，祀共方土主。春秋各有报赛，疾疫则延僧道于其家，轻则曰设席，重则曰打七牲。”^[5]

民国时期，汉三侯祠庙会得到了发展。《汉三侯祠修复序》载：“清代时期各界贤耆为颂扬汉三侯泽德，以彰纪念，故在此创建汉王斯祠，其庙工程浩大，气势壮观，三栋古式楼阁约为1800平方米，系湘江上游历史名胜文物古迹之一，为永兴一大景观，瞻仰香客络绎不绝，香烟弥漫，纪念隆重。幸喜汉王庙宇之建立，西河口设街之铺贸易活跃，农工商学繁荣兴盛。”

1946年在汉三侯祠附近新开了农村墟场，墟场店铺星罗棋布。因秋天刮大风不幸茅舍失火，殃及庙宇，被焚于灰烬，众人无不扼腕长叹。庙弃后其遗产地基尚得到了保护。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庙会曾被当作封建残余被取缔，汉三侯祠也因此一直未得到修复。改革开放后，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汉三侯祠于1986年得到重建并恢复了以往的庙会。具体恢复的过程如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森口村原小学校长许以仁、蒋后裕等老百姓的要求下，永兴县政府于1986年对原汉王庙进行了深入考察，肯定了汉三侯祠的历史地位——汉三侯祠是历史上永兴八景之一“森口客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又在永兴文史书刊《可爱的永兴》上发表相关文章追溯了汉三侯祠的历史，并将以前的“汉王庙”正式改名为“汉三侯祠”。“到一九八七年喜趁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当地善士倡议修复三侯祠，深入人心，得到多助，遐迩桑梓，有塘市、复合、湘阴、城关、香梅、黄泥、马田、耒阳、郴县、湘永、耒水各界善士，在外工作者以及海外侨胞纷纷解囊相助，簣土成山，集腋成裘，确保了资金相用。从一九八八年设计预算，逐年施工，至一九九六年修复了三侯大殿、观音宝殿、演戏舞台以及附属舍所等计一千零九十六平方米，实用资金二十二万余元，一九九七年当地善士奉献盘石瑞狮和钢材大门，各界相继乐助，圆满地完善了祠门装饰配套。所立证文呈报政府在案，抄送村组备查。三侯祠由于历史公正、手续完善、依法申请，得到了政府批准，颁发了三侯祠为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证书，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引自《汉三侯修复序》）

恢复后的汉三侯祠庙会日益繁荣，影响力也日趋

扩大。参加庙会的人数日益增多（很多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也积极参加），信众遍及永兴县、耒阳市、桂阳县东部、苏仙区北部，2005年据估计有10万余人次。化缘所得的善款也有大幅度增加，2005年9月9日笔者去调查时根据理事会会计的估算达20万元之多，且当地有钱人有争做会首之趋势。庙产也日渐增多，祠庙的房子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为此庙会理事会原主任许以仁还制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三侯祠对几项重大问题若干规定的说明》、《常务理事会正副主任秘书长工作职责》、《理事享有的权利》、《理事必须履行的义务》、《护祠员守则》等）来规范庙会日常管理。调查还发现，汉三侯祠利用它在民众中的影响介入到地方社区的生活。在香客、信士、西森口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汉三侯祠理事会和首事会募集的一部分资金，在1994年就开通了到县城的公路。

三、汉三侯祠庙会变迁之动因分析

汉三侯祠庙的兴衰变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之信仰变迁的反映，更是改革开放后民间信仰复兴过程的真实写照，可谓“一叶知秋”。究其变迁之动因有三：总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其变迁的“风向标”；地方政府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地方非正式权力是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一）总的社会环境是庙会变迁的“风向标”。

当社会环境宽松时，民间信仰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从“地下”窜到“地上”，发展成地方公共活动；当社会环境森严时，民间信仰遂转至秘密状态。民间信仰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汉三侯祠庙会的变迁即说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庙会被当成封建残余被取缔，因此汉三侯祠庙被毁坏后根本无法重建。改革开放后，随着党和政府制订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社会环境的宽松，汉三侯祠在地方非正式力量的努力下很快就得到了重建，并恢复了一年一度的庙会。因此，社会环境是庙会变迁的“风向标”。

（二）政府在庙会变迁中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汉三侯祠在八十年代中期能得到重建和复兴，离不开永兴县人民政府对它的历史地位的肯定。永兴县政府于1986年对原汉王庙进行了深入考察，肯定了汉三侯祠是历史上永兴八景之一“森口客舟”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地位，并对其历史进行宣传和重新命名，授予其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近年来，由于发展旅游

的需要,汉三侯祠已升级为“永兴便江旅游风景区”的旅游景点,地方政府更是大力支持汉三侯祠的工作。汉三侯祠理事会也因此参与了地方社区事务,如筹集资金修路架桥等。作为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表,西河口村的党支部书记伍桂芳和村委主任许以国等积极参与庙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塘门口镇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也为其维护庙会治安。

(三)地方非正式权力是庙会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地方非正式权力主要是地方能人、宗族等力量。地方能人主要包括文化与人事之媒介人物^[6](第413页)]、当地有名的退休教师和工人以及改革开放后凭借勇气和智慧发财致富的有经济实力的人等。在中国乡村,地方能人权力和权威的产生有历史的背景,也有现实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以其个人背景做支撑:历广、识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前任过村干部;外交往多;有一定的家族或家庭背景等等。地方能人由于其复杂的背景,在庙会复兴等“乡村事件”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庙会等基层公共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这些地方能人的努力。有名望的退休教师或工人,鉴于他们的经历,他们更能从书本或外界社会学到一些对庙会发展非常有用的知识,用于庙会的经营与管理。如前任庙会理事长许以仁所起草的规章制度对于三侯祠的运行起了很大作用。经济能人对庙会的影响也很大。三侯祠第十九届庙会头名会首曹爱平就是塘市有名的冶炼大户,据说财产过千万元,祠庙内所有新建的房子是他本人规划设计的。但根据庙会期间一位做法事的道士向笔者透露,曹爱平的儿子其实并不相信任何神灵,他只相信能给他带来钱财的冶炼技术。捐钱、规划祠庙一方面是为了了其父亲曹爱平的心愿,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能够扬名。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经济能人经济实力大增,但他们在政治等领域活动有限。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积极参加庙会等公共社会空间成了他们的心理需求。

宗族力量作为地方非正式权力的组成部分,在庙会变迁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汉三侯祠由洲庄搬迁至西森口主要就是因宗族力量所引起的。西森

口村由洲庄、竹园、廖家、蒋家和西森口五个村民小组组成。各村民小组姓氏不同,洲庄是许氏,竹园是李氏,廖家是戴氏,蒋家是蒋氏,西森口则是杂姓,以蒋氏、曹氏和陈氏为主。在当地,从明末开始,蒋氏一直是大族,主导着西森口的地方事务。也因此就由蒋家主持了汉三侯祠庙地点的搬迁。改革开放前,宗族势力曾受到严重打击。改革开放后,为了弥补乡村整合的空位,宗族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恢复。重新登上村落权力平台的宗族势力主要是凭借其影响力号召本族人积极参加庙会,并在本族内按不同的房系由本族“缘首”收取“丁口”费和“会首”费。

综上所述,汉三侯祠庙会的变迁离不开总的社会环境、地方政府和地方非正式权力对其的影响。

(鸣谢:在调查中得到蒋后裕、许以仁、曹爱平等二十一位三侯祠理事会理事、西河村村主任许以国等村干部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曹大明.湘南的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8).
- [2] 方輿叶.职方典[Z].古今图书集成:卷一千二百九十一.第一百六十二册.郴州部·祠庙考.
- [3] 刘朝焜.永兴乡土志:下卷,卷二·祠庙志[Z].1958年永兴档案馆藏油印本.
- [4] 板藏县衙版.沈维基续撰.永兴县志[Z].乾隆壬午年,卷十一
- [5] 安陵书院藏版.吕凤藻主修.永兴县志[Z].光绪癸未年,卷十八·风俗志.乾隆十四年刻本,湖南日报社资料组复印本.
- [6] 秦红增.乡村新网络专家:文化农民[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6).

[责任编辑 谢宏雯]